

知更鸟女孩

6

命运终章

[美] 查克·温迪格 著 吴超 译

V U L T U R E S

她知道，你将如何死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知更鸟女孩

— 6 —

命运终章

[美] 查克·温迪格 著 吴超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更鸟女孩 . 6, 命运终章 / (美) 查克·温迪格著;
吴超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0.2
ISBN 978-7-5500-3411-2

I. ①知… II. ①查…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0911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9-0258

Vultures by Chuck Wendig

Copyright © 2019 by Chuck Wendi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now, Carlson & Lern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知更鸟女孩 6: 命运终章

ZHIGENGBIAO NÜHAI 6: MINGYUN ZHONG ZHANG

[美] 查克·温迪格 著 吴超 译

出版人 章华荣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瑜
责任编辑 叶姗
特约策划 王婷
特约编辑 李肖
封面设计 陈飞
版式设计 赵梦菲
封面绘图 So.PineNut
版权支持 韩东芳 程麒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40 千字
版次 202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3411-2
定价 4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32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第一部分

明星收割机

1 缺失的部分

此时。

半年前，路易斯死了；半年后，米莉安依然生不如死。

这感觉好似有人在拿一把螺旋开瓶器钻她的肚子。这个开瓶器实在大得没谱，比动画片里还要夸张些。它冰冷、锋利，势不可当。每个白天，每个黑夜，每个上午，每个下午，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像死了老娘一样往她的肚子里钻，而且越钻越深，直到快要把她钻透的时候，再猛地向外一拔，于是她腹中的东西便一股脑儿地从肚脐眼里翻出来，只留下一个空空的皮囊。空虚的感觉仿佛触手可及，一个参差不齐的窟窿，犹如炮弹打在船帆上，让大船失去了转向的功能，只好随波逐流。她的五脏六腑一时间全都没了着落：胃翻卷着，再也无法容纳食物；心脏四分五裂，鲜血横流；肺烂得像蜂窝，每一次呼吸都痛苦不堪，空气穿过千疮百孔的组织，发出口哨般的啸叫，仿佛在唱一首悲痛的挽歌。曾经，路易斯是她的一部分；如今，他不在了。而失去的痛苦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因为，她怀了他的孩子。

真是讽刺，对吧？路易斯没了，她肚子里揣着一个蠕动的生命，却有种被掏空的感觉。就好像肚子里怀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

前往加州希斯皮里亚美人鱼往生酒吧的路上，她能真切感觉到胎儿的存在。小东西就像开水中浮沉翻滚的土豆，一刻都不消停。她怀疑自己怀

了个功夫小子，而今他想一脚踢穿她的子宫，从她肚子里蹦出来。他们给她找的那个医生名叫莎西尼，住在比弗利山庄。这人有着一身让人羡慕的金色皮肤，又黑又长的睫毛活似燕尾蝶的翅膀。她说米莉安的身体需要释放一种有助于胎儿发育的化学物质，而且这种物质会让米莉安渐渐接受孩子的存在，消除怀孕期的各种不适。但米莉安对她说：“医生，我的身体不会制造那些物质。”因为直到今天，这孩子对她而言仍像个寄生虫，一个累赘——

（一个入侵者。）

——感情上她更倾向于摆脱这东西，因为总会让她想起路易斯；因为即便他越来越大，越来越躁动，可她仍然感觉到莫可名状的空虚和令人痛不欲生的孤独。她甚至已经能在心里听到加比的数落：

不要再东想西想的了，米莉安，那是个活生生的孩子。

她是你的女儿，不是一张破茶几。

“对我来说跟该死的茶几没什么两样！”米莉安小声嘟囔，“该死的，我会是个什么样的妈妈呀！”想得倒挺远。眼下这种情况，在她考虑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之前，这个孩子能不能保住还是个问题——说不定他一生下来就会死掉。从黑暗进入短暂的光明，而后再度离开，回到无形的混乱——万事万物的根源。生命，以匆匆的速度，从开端直达终点——死亡。

一切皆为命运的安排。

但米莉安是命运的敌人，是可以阻断河水的分流器。

命运无权书写这个故事的结局，因为那支笔握在米莉安手中。

米莉安暗暗发誓，现在也好，将来也罢，总之她会搞清楚这个孩子——这个寄生虫，这张破茶几——将以怎样的方式，或因为什么而死去。而她要拯救这个孩子，哪怕为此牺牲她自己的性命。这是她欠路易斯的。他的死全是她一手造成的。

她不允许这个孩子遭受同样的不幸。

这个孩子，必须活下去！

深呼吸，米莉安。吸气，呼气。胎儿在她腹中蠕动。

她掏出手机，给加比发信息：我到了。死美人鱼归隐地。

加比回复：你挺快的。

米莉安：路上不堵。

加比：不堵是好事。

加比：见到泰勒了吗？

泰勒·鲍曼，一个自鸣得意的笨蛋，也是她来此地的原因。这个大眼睛帅哥再过——她看了看表——三十七分钟就会死于非命。

米莉安：我还没进去。

加比：真希望我能陪着你。

米莉安：没关系的。你的事更重要。运气怎么样？

加比：不怎么样。有进展我会告诉你。

加比：那地方什么样？

米莉安四下里看了看，如实描述道：遮阳棚上垂着一个假的美人鱼骨架。不骗你。这骨架做得相当不赖，尾骨上甚至还有鱼鳞，指骨中间还有粘连组织。红色的假发可能有点离谱，不过贝壳做的胸罩倒挺有新意。她甚至还不厌其烦地描述了门口牌子上用石膏写的广告语：女士酒水优惠五十美分；打劫等于找死；招牌鸡尾酒——鬼椒玛格丽塔。谁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米莉安又补充道：辣鸡低级潜水酒吧。

辣鸡？该死的输入法。她重新发了一条：垃圾低级潜水酒吧，输入法搞的鬼。

发完她更火了，恨不得把手机摔个稀巴烂。她又加了一条：去踏马的！辣鸡垃圾！

加比：早跟你说过，你应该在你的手机上建个脏话词库。

米莉安：这不是我的手机，不过你的主意倒是不错。我要进去了。待会儿再说。

她把手机塞进后兜，闪身钻进了酒吧。

2 美人鱼朋友

室内更让人大跌眼镜。感觉这酒吧像是被人从佛罗里达海湾直接拔起来运到了加利福尼亚，然后丢哪儿不好，偏偏丢在这鸟不拉屎的莫哈韦沙漠里。天花板上钉着美钞，不少地方罩着渔网。卡座是旧木头做的，有些桌子就是在舵轮上加了个玻璃面。当然，这里少不了各种各样和美人鱼有关的小玩意儿：性感的美人鱼工艺品，性感的美人鱼台灯，后头破旧不堪的自动唱机上悬着一个美人鱼人像，看着很像装饰在古老的海盗船船头的雕像。酒吧里光线不明，所有的东西都呈暗灰色，仿佛落满了尘土。裂缝处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味道。像我一样。米莉安心想，沮丧中带着点高兴，或者高兴中透着沮丧。

酒吧里没几个人。毕竟这是星期二的中午，况且这里又不是什么黄金地段，估计晚些时候生意会好些，总会有些摩托车车手和卡车司机光顾这里的。

此刻，酒吧深处，一个晒得黑不溜秋的老家伙和一个明显是以拖车为家的金发女人相对而坐。他们肥硕的屁股从凳子上耷拉下褶子。老家伙穿的衣服很像穆穆袍^①，而那女人穿了一件扎染的三角背心和一条截短的牛仔褲。那牛仔褲已经短得不能再短，大部分布料夹在屁股中间。除了他们，酒吧里唯一的活人就只剩下酒保——一个看上去比男人还要彪悍的女人。她遍布麻子的脸庞被岁月蹂躏得不成样子，松弛的脸皮被地心引力无情地

① 穆穆袍：一种色彩鲜艳的女式宽大长袍，最初为夏威夷女子所穿，后流行全美。

拉向她那光彩照人但又瘦骨嶙峋的肩膀。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染成粉红色——不是心脏或者彩虹小马那种粉，而更像你把一袋热狗拧成一团，然后把里面的酱汁倒在结了霜的玻璃上时得到的那种粉。

米莉安坐了下来。

女酒保跟她打了个招呼，感觉却像在招呼粘在鞋底的口香糖。

“嘿。”她说。

“你好。”米莉安回应，手指噤噤地敲着木吧台，“你们这儿的航海主题蛮新颖的嘛。”

“谢谢。”酒保说，但她的声音中并无半点感激。她从吧台下抬起两条支架般的胳膊——嚯，两条花臂。她的每条胳膊上都覆盖着密密麻麻的文身，文的全是动物——猫、狼、鸟、蛇之类。“想要什么？”她问。

“想要什么？”米莉安咂了下舌头，“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吧，我想要每个女人都想要的东西。尊重、地球和平、平等和公正。我想要的是就算我不刮腋毛也没人叽叽歪歪。我想要好男人用坏男人骨头做的轿子抬着我。但我最想要的，是一个人清清静静，哪怕去世界尽头，坐在海边或待在山上，可以惬意地望着地平线，没有一个人打扰我。但说真的，真的，像少女日记一样真的，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抽烟、喝酒。”

酒保用鼻子笑了笑。“宝贝儿，你要说世界尽头，这里就是了。但我不知道你说的轿子是什么玩意儿，恕我爱莫能助。”

“轿子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抬人的东西啊，像床，或者像车厢。你没看过奇幻小说吗？”

“没有。”

“写美人鱼的也没看过？”

“没有。”酒保耸了耸肩，“爱莫能助。不过喝酒的事儿找我准没错，但这里不能抽烟。”

“不能抽——什么？唉，我不能喝酒。”

“为什么？”

米莉安兰花指一抬，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也许你只是太胖了。”

“喂，好过分。不过——”她想了想，“也许不算过分，你不知道我的故事，所以情有可原。好吧，我收回，你并不过分。但我告诉你，我怀着孕呢，孕妇不能喝酒。不过，我还是想来杯你们这里最次的龙舌兰，不加青柠，但看上去要像加了青柠一样。”

“我可以给你调一杯鬼椒玛格丽塔。”

“我不要，我连那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不知道玛格丽塔？”

“不知道鬼椒。鬼椒是死掉的辣椒吗？”

酒保的耐心余额显然所剩无几，她抱起双臂粗声问道：“我说姑娘，你到底喝还是不喝？”

现在轮到米莉安不耐烦了，因为在不耐烦这件事上，她可不想让眼前这个粉色牛肉干似的女汉子赢过自己。“姐们儿，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想要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反正也得不到。每个人都一样，谁都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如果我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那现在的我应该坐在美丽的沙滩上，喝着用椰子装的朗姆酒，肚子里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天赋异禀，没有入侵者搅得我心烦意乱。我有没有说过我脑袋坏掉了？有没有说过我爱的人死了？或者有没有说过——”她发觉自己说话越来越快，越来越大声，所以急忙把后面的话给咽了回去，并咬紧牙关，防止再漏出什么胡言乱语，“不好意思，我想说的是，我不能喝酒。我会喝，但不能喝。我得负点责任。所以，我不要酒，我要的是信息。”

“我可不是你的搜索引擎。”

“我又不是向你打听吉布提的首都。我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一个人。”

那女人把一侧眉毛扬起近乎完美的角度。“我不能透露客人的信息。”

米莉安将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从吧台上推过去。“现在呢？”

“那妞儿叫什么？”

“那妞儿？为什么是妞儿？”

酒保皱了皱眉。“因为这是拉拉酒吧。”

“是吗？”米莉安转身指了指里面那个老家伙，“那他是怎么回事？”

“那是桑德拉。”

听到名字，那老家伙——女人？——朝吧台方向晃了晃手指。“哦。”米莉安恍然大悟。

“有时候性别是很难看出来的，”酒保说，“尤其小孩儿和老人。”

米莉安耸耸肩。“酷。好吧，管他呢。我想知道你在这儿有没有见过一个男的。说不定你还认识他，他是个小明星，叫泰勒·鲍曼。年纪不大，身材不错，但有点猥琐。头发做过，嘴唇肉嘟嘟的，下巴很结实，不怎么爱说话，闷得像头驴。这家伙典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像……一个活人版的苹果蜂餐厅。可惜白瞎了一副好身板儿。”

“我知道，演喜剧警匪片的那个。但我在这里没见过他。我们这里光顾过最红的人是猫女，就是那个整容把自己整得像猫一样的女人。她每年来这里一两次，找找乐子。”

“真搞不懂。”

“什么搞不懂？找乐子？”

“不，把自己整成猫。”

“呃，每个人追求不同嘛。”

“是。”米莉安沮丧地啃着手指甲，“这么说，泰勒·鲍曼没来过？该死。”她没有告诉酒保她很确定泰勒·鲍曼再过……哦，二十二分钟，就会出现，而且会死在这里。问题是，万一她搞错了呢？灵视的规则很简单：当她触碰某个人时，她能看到这个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死掉，但死亡地点却要靠自己来判断。对于泰勒·鲍曼，她认为自己的判断准确无误。她在灵视画面中看到了一个镶着木板的办公室，一张陈旧的铁桌，桌上放着不同卖家开具的发票，而发票上的地址全都写着加州希斯皮里亚的美人鱼往生酒吧。但现在她有点怀疑了。如果她看到的那个办公室和桌子在别的地方呢？比如在老板附近的家里，或者数英里之外的城里，甚至有可能在别的州。她感到一阵恐慌，就像胸口被人插进了一根冰锥。

“你要是什么都不喝——”

“你们这儿有里屋吗？办公间？”

酒保缓缓点了点头。“有啊，怎么了？”

“我能进去看看吗？”

米莉安又推过去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

酒保的舌头把腮帮子顶得鼓鼓的，考虑了一下，她耸耸肩说：“可以，来吧。”随后她起身向后面走去。

米莉安一脚踢开身下的凳子，跟了过去。

3 尿和醋

酒保推开一扇弹簧门，走到里面。米莉安跟了上去。此时她肚子里的孩子好像突然打起了嗝，一上一下的，恰好顶着她的膀胱。米莉安简直要崩溃，因为——重申一遍——她肚子里有个小人儿，而当那小混蛋打嗝的时候她能清楚地感觉到，就像翻滚的香槟泡泡，让她肚子里直痒痒，同时又恶心想吐。

她担心的是孩子可能喝醉了，尽管米莉安还没醉。

更郁闷的是，现在她想撒尿。

这下好了，烧心的感觉也开始了。浓醋般的酸水沿着食管向上涌，她喉咙紧绷绷的，舌头上不时泛着酸，就像在舔硬币。

人们常说，怀孕是天赐的礼物，什么生命的奇迹、特别的时光，等等之类，所以要珍惜这段日子，因为你在创造生命。

然而在她看来，创造生命是件顶无聊的事情。它绝对没有天使大合唱那么美妙动人，倒更像科学怪人在一场夹杂着闪电、打嗝和泛酸的烟火秀中疯狂地把各种残肢拼凑在一起。

她们穿过一道门。厕所门上的木牌子上胡乱刻着一个没有性别指向的厕所标志。

“我得撒个尿。”米莉安说。

“哎哟，好吧。”酒保无奈地说。

米莉安用肘顶开厕所门，扭身钻了进去。所谓的厕所只是一个狭窄

的小隔间，里面充斥着木头的干腐味儿和刺鼻的尿臊味儿。她侧着身子，让微微隆起的肚子错过水槽，而后扒下牛仔裤和底裤，坐在马桶上。讽刺的是，虽然尿意汹涌，但她努力了小半天却一滴都尿不出来。她蹙眉咕嘟着：“来嘛来嘛来嘛。”在她毫无防备之时，尿说来便来了，像突然打开的消防栓喷射而出。这一刻，她畅快淋漓。看来怀孕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它让撒尿变成了一种庄严，甚至神圣的释放。

酒保隔着门问：“你是洛杉矶来的？”

“是啊。”米莉安在里面回答，“我今天正好从那儿过来，但我不是那里人。”

“那你肯定知道明星收割机的案子咯？”

明星收割机的案子。

她决定聊聊。

“实际上，我就是为这个案子来的。”米莉安说。她的水枪还在冲刷着马桶壁。滋……她不得不提高声调以掩盖强有力的尿声。

“你说真的？”

“像快闪汉堡一样认真，双层牛肉，动物风。”老天，她现在爱死快闪汉堡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死到太平洋里她都不在乎（那样至少可以扑灭山火），但得把这家汉堡店留下来。自从怀孕以后，她对他们汉堡的渴望赶得上小丑对孩子们恐惧的渴望了。

终于，泉水的叮咚声停了下来。

等等，还没——

再来两股激流。

滋……滋……叮咚。

好，终于完了。

啊……爽。

米莉安站起身，擦一擦，冲水，洗手，扭身出去。酒保还在原地等着。

“你是侦探吗？”酒保问。这问题也许不算古怪，却有点不合时宜。她们刚刚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尿谈，米莉安颇有种凯旋的成就感，这让她不经意间放松了戒备。

“什么？你看我像侦探吗？”

“你刚才不是说你是为那个案子来的吗？泰勒·鲍曼和案子有牵连？”

酒保眯着眼睛，一副打探消息的八卦样。

“是，我怀疑他有可能是受害者。”

“你怀疑他已经死了？”

“快死了。”

“噢。”酒保继续领着她朝走廊尽头的一扇门走去。然而来到门口，她的手已经放在把手上时，她忽然停住了。“那些传闻，都是真的吗？关于明星收割机，还有那些脸？”

“跟我床腿上的牙印儿一样真。”米莉安说。酒保一愣，半信半疑地看了她一眼。米莉安没有理会。“他把受害人的脸皮剥下来，当然是活剥，那样剥完之后他还能向受害人展示他们自己的脸皮。对，脸皮，这是他自己说的。有时候，他会一边剥脸皮一边说些和虚荣、自恋以及自我有关的花里胡哨的话，可能他觉得那样显得有格调。他的作案工具通常是把剥皮刀——一种刀尖上带倒钩的卡巴军刀。他干活儿相当细致高效。完事儿后他会把脸皮举起来——就像理发师给客人刮胡子后用来敷脸的热毛巾——然后让受害人看一看。受害人通常都是明星，虽然是末流的，或者某些刚走红的。剥脸之后，他用刀子上的倒钩剖开他们的肚子，只一下，就像拉开行李箱的拉链，受害人的五脏六腑就会自己往外流。然后他会把受害人的脸皮重新贴到他们血淋淋的‘脸’上，还要小心翼翼地拍打一遍，就像把沙司拍进比萨面团。做完这些他才会离开，让受害人慢慢死掉。”

酒保脸色煞白。“你好像很清楚啊。”

“直觉。”米莉安耸耸肩，“哦，嘿，也许我就是那个杀人犯。”

“也许是你，或者，也许是我。”

米莉安扬了扬眉毛，仿佛在说：是，是，一切皆有可能，随便啦，咱能继续干正事吗？至少她希望自己的表情能传达这样的意思。

酒保打开门。

米莉安走进一团漆黑的房间。酒保伸手到她身后按开关，但灯亮之前

米莉安就已经看到屋里有人影，一个男人被绑在一张办公椅上。那张椅子格外眼熟，它前面的桌子也很眼熟，还有椅子上的人……

灯亮了。看见米莉安时，泰勒·鲍曼恐慌的脸像探照灯一样亮了起来。他的嘴上贴着胶带，他想叫，但声音被闷在嘴里。他在椅子上左右挣扎，可惜他的手和脚也被胶带绑得结结实实。

哎哟，我去！

酒保一条粗壮的胳膊勒住了米莉安的脖子，随后另一只手拉着这只胳膊使劲往后勒，像锁一样越收越紧——

十五年后，在另一个地方。这里寒冷潮湿，周围松树环绕。酒保老了许多，也肥了许多，身上紧紧裹着防水夹克。她戴着帽子，没有打伞，站在墓地的一块墓碑前。淅淅沥沥的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她对着坟墓说：“对不起，爸爸。我很想你。不过咱们马上就能团聚了。我的时候到了。你拦不住我。”说完她掀起一层外套，然后是下面的毛衣，直到两条花臂全都暴露在大雨中。她体内的纤维性肿瘤已经越来越密集，但它们还要不了她的命，至少今天轮不到它们，因为她手里的剃须刀片正跃跃欲试，而它马上就如愿以偿——两道刀口，一只胳膊上一道，从手腕直达胳膊肘，噌……噌……每条胳膊都像开膛的鱼。她坐下来，背靠她父亲的墓碑。雨水带走了鲜血，奉献给大地。她就这样死了。

——酒保锁喉的功夫十分到位，转眼间米莉安便尝到了大脑缺血、肺部缺氧的滋味儿。她猝不及防，伴随着窒息而来的是不断摇晃模糊的视线，黑暗像机油一样从视野周围向中间合拢。她抬起一只脚狠狠踩下去，可酒保不动如山，两只脚也稳稳地放在她够不着的地方。米莉安像垂死的猎物拼命挣扎着，她使劲往上伸了伸脖子，脑袋歪向一边，贴上酒保满是文身的胳膊，而后张开嘴，用了吃奶的力气咬下去——

嗷呜。一大口下去。牙齿深陷在皮肉里，鲜血充满口腔，又从嘴角溢出，顺着酒保的胳膊淌下去。可那女人依然毫不放松——

米莉安的后脚跟开始不由自主地磕打起地板。

哦，还有孩子——

她不知道缺氧会给胎儿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她已经开始思考，难道今

天之事就是导致他三个多月后死去的原因？今天的伤害导致明天的难产？如果我缺氧，孩子也会缺氧……

“老实点！”酒保说道。

“哼！”米莉安勉强挤出一个声音。此刻黑暗变成了活的东西，攫住了她，拖着她没完没了地往下沉。这时米莉安忽然在酒保的胳膊上看到一个熟悉的东西——那是一处文身，被掩盖在其他文身下面。米莉安之前没有留意，但现在它近在眼前，米莉安不由得盯着它多看了几眼。

那是一只蜘蛛。

黑色的蜘蛛，背上有个白色的圆圈，圆圈里面有三条线，以中心为起点向外呈放射状。

她曾在一张纸牌上见过这图案。一个名叫伊森·基的人在临死之前，凶手把那张牌递给了他。

代表的是……

诺娜、得客玛、墨尔塔^①……

“饶……饶命。”米莉安哀求道。

但已经晚了。

大脑缺血的最直接反应已经显现。

她只觉得脑袋轻得像个气球（通红的气球），仿佛要从她身体上飘走，越升越高，越升越高，然后砰的一声炸裂，随即开始坠落，坠落，以飞快的速度坠入黑暗。

^① 命运三女神的罗马叫法。